

中國工業化學計劃論

著 帆 春 谷

書 叢 化 業 工 國 中

編 主

王 貫 簡 華 庶 胡 瀨 文 翁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再版

(*35614滙報紙)

中國工業化學工業計劃論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玖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谷 翁
主 編 者	胡 簡
編 者	社 會 經 濟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李 宣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三華灝帆

「中國工業化叢書」編輯旨趣

這次的漫天烽火，激勵了憂國之士對於「現代化」這個境界，揚起嚮往的殷情。究竟現代化的標誌是何所指？這個動人的字眼，真是浩浩然，色色然，從各方角度，都不易測繪它的全貌。例如有以國民消費肥皂量的指數作標誌的；有以大型報紙銷數的紀錄作標誌的；至於文盲的百分比，引擎的生產進度，更爲世俗所習用的權衡標準。較爲體大思精的標準——是以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的聲光，照臨一切。

這些觀點，根據有機的社會體系，綜合而貫通之，可以納入一個衆星環拱的中樞——工業化。所以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是這樣成長的：工業革命開其端，工業建設奠其後，終而煦育光大，使物質與精神表裏貫通，進入工業化的化境。

英國於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由近代歷史的界石，所謂工業革命，踏上了新的途程。繼而，法國於十九世紀初期，美國於十九世紀中期，德國於十九世紀後期，急起直追，迎頭趕上，蔚爲歷史的大觀。

這個歷史的大觀，乃是先由於「西洋歷史的深處」之激盪，繼由於十七世紀以來科學家發明家所夕淬勵的創造，於是才由近及遠，由輕而重，樹立了工業化的規模。西洋的工業化之起

源與進展，既是如此的「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角，倏然成爲一代的風尚。

中國的工業革命既缺乏這樣的歷史因緣，與科學精神，而在清末，復以主觀與客觀條件之參差，錯過了大好時光，遂致形格勢禁，迄今仍未進入工業化的園地。

建國以工業爲首要，職業以工業爲第一，既應爲今後致力的方針，而素爲工業桎梏的不平等條約，復由英美等國宣告廢除，則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自當卓然有成，以應中外人士的殷望。但是以我國幅員之大，一般國民知識之淺，以及經濟發展之不平衡，若以爲今後工業化的前途，一定是一帆風順，通行無阻，恐也是主觀之見，不合乎客觀的情勢。如何把握着客觀的情勢，以解除實際的困難，如何闡揚工業化的理論，以增加必成的信念，則需要專家學者貢獻高見，藉收集思廣益之效。

況且我國的工業建設與西洋所採的途徑未盡相同，尤不可不精研深究，悉心擘劃，期以工業化的美果，普及於國人之前。

社會經濟出版社有鑒於此，爰有「中國工業化叢書」之編纂，以應社會人士的需要。文瀾等受該社之邀約主編斯項叢書，並承各位學者分別撰著，綴佩之餘，特略述編輯旨趣如上，聊表嚶嚶共鳴的微意。

序

五、六年來，對於中國工業化一問題，有許多意見。寫了一部書「工業化與中國文明」。此書從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底脫稿，至今因為種種牽涉，尙未能付印。但許多朋友見過底稿。口耳相傳，覺得此書雖不印，也應當摘其大要，另編一書。我自己很沒有興趣摘錄自己的文字。而首尾一貫的有系統的著作，也不容許割裂摘錄。好在數年以來，書中一部分意見，當時雖是創獲，現在亦已流行。而刊印的希望雖然遲些，也還不淺。與其來一縮小的雛型，不如跟着來一姊妹篇。這就是本書的立場。

「工業化與中國文明」所討論的是工業化對於中國傳統文明及其將來的關係。他討論中國工業化時及工業化後會得如何如何。而不討論如何工業化。這本書則純粹討論如何工業化。所以是接續「工業化與中國文明」而來的。我希望此書出版時，第一本書也能出版。

必以一個私人擬寫一個中國工業化計畫，未免瞻大妄爲。一個人的心思才力有限，所以錯誤一定很多。但以一個人寫一本書，至少有一點好處。他不致於雜湊拼砌。至少要寫出一套系統。有一個理想。而理想的系統，則正是計畫的必要條件。我希望讀本書的人，不要過於注意計畫的內容數字。那些全是估計。全可以錯誤。我希望讀者注意計畫的組織及生產分配政策的

論點。這些是將來真正計畫時必須注意的。

谷春帆 |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國家對經濟的三種型態——做、管、放	一
第二章	中國工業化的型態	一三
第三章	生產計畫全貌	二四
第四章	國家如何做——計畫的做	四〇
第五章	政策與機構	五二
第六章	分配計畫——生產資本的關鍵	六三
第七章	計畫的配合	七八
第八章	假擬工業化第一五年計畫	八九
第九章	戰時計畫——插曲	一〇八
第十章	結論——工業化成功的條件	一一三

中國工業化計畫論

第一章 國家對經濟的三種型態——做、管、放

魯賓孫漂流荒島，覓得清泉，先在沙灘休息，取船中食物果腹。然後取船中繩索武器木板等，開始漁獵，開始建築板屋，開始墾種，開始讀書，開始娛樂。環境事態，使魯賓孫不知不覺，成爲一個計畫經濟家。一天的時間，有多少用於工作，多少用於享樂，不能不有一計畫。工作的方向，次序，先漁獵先造屋或先墾種，不能不有一計畫。消費的多少分配不能不計畫。雖然魯賓孫不會請專家製藍圖設局開廠。而這種方向，次序，多寡配合的計畫，在魯賓孫腦中，不能不考慮過。魯賓孫的經濟，是最單純的計畫經濟。甚至從其執行的機構組織上說，其毫無磨擦，毫無脫節之處，竟可說是最完美的計畫經濟。

魯賓孫是計畫經濟家。其實在每個人的私經濟上說，人人是個計畫經濟家。誰不會將自己的收支，工作報酬，家庭用途，兒女教育，事業前途，作過打算，有個計畫。自然有人計畫得詳明周到。有人計畫得不完全不正確。近來有少數經濟學者，提出經濟人沒落一口號。我以為只要人不能脫離經濟生活，即不能完全沒有經濟人的習性與行動，對於經濟生活，即不能沒有

計畫。我們脫離一種報酬較低的生業，另就較高的生業；我們購買較廉的或較好的物品；諸如此類，即包含計畫的一部分在內。自然人的生活不盡是經濟生活。亦有社會生活，道德生活，政治生活等等。有時亦以之改變其經濟生活，即改變其經濟計畫。但決無全無經濟計畫的人，亦無全無經濟計畫的社會。我們只要反過來一想。如其人人對於工作報酬、享樂、消費、沒有絲毫捉摸，沒有絲毫理性。每個農人，忽然盡食其耕牛與種子，明春何以復種？每個工人忽然全體停工一年，這個社會豈能維持？豈不成一個瘋狂的社會？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經濟生活而不致於瘋狂，就因為一個社會，像魯賓孫一樣，他不知不覺之中，有一套經濟計畫在。

什麼是經濟，定義各別，廣狹範圍亦不同。Senior與Cairnes兩人所說特可注意。Senior說的前提是：『每人要想增加財富，而其犧牲則愈少愈好。』Cairnes說的前提是：『（一）一般的，要求從增加財富，以得到物質享用。（二）有理智判斷力量，以分別有效的手段，以達到此目的；並用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以達到之。』（Senior, *Political Economy*）及Cairnes, *Logical Method Lectures*）試想假使經濟活動，誠然是要用最小犧牲，最直捷容易方法，以取得增加的財富與享樂，則可知凡屬經濟活動，不能沒有計畫。任何經濟，必然是一種計畫經濟。從廣義上說，經不能脫離計畫。不獨蘇聯式的大規模的國家計畫是計畫。納粹德國的軍國統制亦是計畫。英美民主國的放任自由經濟亦是一種計畫。乃至中國海通以前的農業社會亦是

一種計畫。民主國的放任，即是要造成一種自由競爭的經濟。中國的傳統道德教育思想制度，即是要造成一種農業社會。其爲有計畫有意義的布置，正與蘇聯之計畫，德意之統制，同樣有一個目的，雖然目的本身不同。這本書不是討論純經濟理論的書。我不能在理論上說得太。關於計畫放任及魯賓遜式經濟的異同，請參閱拙著用計畫經濟的觀點來觀察自由競爭下的靜態經濟，見經濟學季刊七卷四期 Prof. Pigou 的 *Economics of Stationary State* 更是值得看的。

我將計畫兩字解釋到如此寬泛，是要證明各種經濟組織之根本相同點，在於採取一種有理性的手段，以達到一個預期的目標。人類經濟活動之最基本原則，無論是個人經濟、企業組織、放任主義、或統制、或計畫，根本上有此共同之點。但根本點雖然相同，吾們不能不承認各種經濟活動之目標與手段，可以大大不同。目標手段之不同，更使組織機構，社會形態，財富分配，階級分化，亦有種種不同。其不同之點，比其相同之點，更爲重要。

計畫經濟一名詞，始於蘇聯之五年計畫。蘇聯很自誇地說，計畫經濟是不能出口的。換句話說，即是別國不能抄襲的。這句話有相當理由。因爲澈底的計畫經濟，要將全社會的經濟活動、生產、分配、消費，當作一個有機體看待。他要使全社會的生產，其種類，其數量，均合於全社會的需要。因之，他不能放任生產事業，留在私人手中，依私人資本營利的立場，來決定生產種類及數量。他必須廢除私有財產。他要以最小犧牲得到最大財富，一定要將全社會的

生產原素，人與地與資本，照想像中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法配搭組織。因之，他必須要求全權處分擺布這些生產原素。不獨土地與資本要聽任國家調度；全國人民應到何處，做何工作，做多少時候，出產多少物資，必須要聽憑國家支配，而不能自由。各生產部門之間，要得到若干土地資本及人力，要生產若干物資，亦必由國家規定。生產的數量，生產的種類，既由國家規定，因之，人民的消費，以及消費的分配，亦不得不由國家支配。人民不能有消費的自由。亦不能有分配的自由。如其國家配定每人要食麵包，不許食米飯，則人人只能遵照法令，食麵包而不食米飯。因為國家根本不會種米，而根本只有麵包。所以澈底的計畫，必然是全社會的整個計畫。要將整個社會，當作魯賓孫的荒島一樣。其先決條件，是完全廢除私產。即是說，生產工具及資源，全部歸之國家，商業運輸等分配活動，亦要完全歸之國家。全部人民之工作報酬，及其消費物品與數量，亦完全聽從國家支配。總之，一句話，國家是一個完全的經濟人。而全體人民在經濟活動上，非但完全不是經濟人，亦完全不是自由人。在生產的意義上，他只是機器。在消費的意義上，他亦成為機器。用魯賓孫式的經濟來比喻，則整個社會是整個魯賓孫。而構成社會的人民，只是魯賓孫的四肢百體。人民不能違反國家意志而自由，猶之四肢百體不能違反魯賓孫而自由。

這樣澈底的計畫經濟，任何一國，皆不會實行。蘇聯雖以始創計畫經濟自鳴，但私有生產工具資源，仍有一部份保存。商業經營，亦仍是部分私有。人民的消費，並未經國家嚴格配

給，而仍用工資報酬的方式。仍可以自由選購消費品。只要你有錢，並不禁你消費。連工作機遇的選擇，也並非全由國家支配。所以蘇聯的計畫經濟，亦不能說是徹底將全社會直接支配的計畫經濟，而只可以說是抱有特殊目的的部分計畫。即是說，爲了要達到工業化，完成國防，而創造國家資本的計畫。在此範圍以內，蘇聯有計畫，在此範圍以外，並不計畫。

斯大林對於五年計畫的任務，說明爲：

『（一）要把我們這個具着落後技術，往往是中世紀技術的國家，移到新技術現代技術軌道上來；

（二）要把我們蘇聯，由依賴於資本主義各國意旨的貧弱農業國家，變爲完全獨立而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富強工業國家；

（三）要把蘇聯變爲工業國家時，徹底排除資本主義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戰線，並造成經濟基礎，來在蘇聯消滅階級，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四）要我國創造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不僅重新武裝和改造整個工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運輸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農業；

（五）要把散漫細小個體農業，移到巨大集體農業軌道上，即此而保證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經濟基礎，並這樣來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六）最後要在國內造成一切必要的技術的經濟的前提，來最高限度提高國防能力，以便

有可能決然打退所有一切種種外來的武裝干涉企圖，決然打退所有一切種種外來的武裝侵犯企圖。』（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第四二三頁）

所以蘇聯計畫經濟之目的是雙重的。他一方面要創造要發展生產力。他一方面要使此創造發展之生產力，適合國家的特殊要求。其所採的方法，就是國家直接來做。直接來依其目的來創造發展生產力。合於這種目的的活動，在國家計畫之內。與這種目的無關的活動，便不在計畫之內。因為一個國家組織不像一個人體組織之完整。魯濱孫可以考慮計畫命令其本人之每一動作，而國家決不能支配全體人民之每一活動。所以不得已而有計畫時，其計畫總是部分的。

與此完全相反的，便是十八、九世紀的放任自由經濟。我們可以姑且用十八、九世紀的英美經濟型態作為代表。我說姑且用為代表，是因為不獨現在的英美，即十八、九世紀的英美，亦不能完全代表放任自由的經濟型態。沒有一個國家，是純粹一種經濟型態。英美不是完全放任，猶之蘇聯不是完全計畫。但在討論時，要使得問題比較切實易解，則借引一、二國家為例，未嘗不是一種辦法。

計畫經濟是國家定一計畫，自己去做的。與之相反的放任經濟，即是國家全不計畫，亦全不去做。而將計畫與做的工作，完全交之與人民。所以這種經濟型態，如用一個字來表示其特徵，便是放。計畫經濟是一個後起的國家，向着一定目標，積極趕做的經濟型態。放任經濟與之相反，為先進的國家，享有技術、市場、組織，原料等種種便利，別國無可競爭時的經濟型

態。計畫經濟一面創造發展生產力，一面使此生產力齊向一目標努力。而放任經濟則充分解放生產力，使其向不同的方向放佚發展。如其計畫經濟，如斯大林所說，要以生產力之發展，達到種種目的。則放任經濟，只有一個目的，即是要使生產力解放。生產力解放本身即是目的。所以放任經濟之發生，與計畫經濟一樣，有特殊歷史意義。由蘇聯之環境條件，發生計畫經濟。由十八、九世紀之英美情形，即發生放任經濟。吾們要明白放任經濟之特點，最好從歷史意義上略略一說。

英國是工業革命發祥的國家。在他那時候，真可說是筆路藍縷，白手起家。科學尚未發達。新的技術，新的工具與機械，從今日眼光看來極拙笨可笑的機械改良，在當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發現。現在的計畫經濟國家，有前代別國積年的發明與改良，可以利用來於短期內提高生產力。而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初年，則並無此種便利。即使國家要想自己來提高生產力，他亦無從着力。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提高生產力的方法，無過於鼓勵人民自己去研究改良，而儘量給以種種方便。在這時候，國內的、以及國際的資源，多未開發。特別在工、礦、製造、運輸方面，只要有新的技術，新的發明，便儘可以得到發展的物質根基，而不愁國內國際的競爭。換句話說，只要放任競爭，則有新技術新發明的生產者，當然勝利。而他們的勝利，亦即是技術與發明的勝利。所以當時的要求是放任競爭。因為放任競爭，即是提高生產力，即是發展生產力。美國據有得天獨厚榛莽未闢的北美富源，不虞別國競爭，其情形與英國之獨

古先幾相同。在他們那時代、那環境，愈放任則人民愈向各方面發展。發現發明與改良愈多。即生產力愈得提高。非但用不着國家來計畫，來做，並且國家亦無可計畫，無可做。

我們尤須明白，工業革命初期的國家，尙是農業社會的國家。繼承着農業社會的制度與道德。農業生產在當時是生產力停滯的社會。君主、貴族、教會、地主，各有特權。山林、薙澤、土地、園囿，各有特禁。士、農、工、商，幾乎是世襲。所謂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各有其分，是爲天命。人民應當安分守己，完課納稅，勤耕儉用。一切工技發明，目爲淫巧。這種情形，中外皆同。而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對於科學智識之探討，新教抗議之運動，尤爲嚴禁。在這時候，政治上、社會上的束縛，使人不能自由發展其聰明才智。當時人不能自由擇業，不能自由貨殖營利，不能自由思想言論，亦不能自由享樂。當時是一個道德的、分配的社會。生產力之解放，是當時守舊的人所夢想不到的。所以工業革命之初，最重要的便是破壞這些束縛生產力的種種文物制度與道德思想。使人人可以解放自由創造發展。因此放任自由，成爲當時天經地義的大原則。英國的工業革命與法國的人權革命，便是當時時代的巨幟。只看法國人權宣言的三個原來口號，自由、平等、享樂，便知當時人所感不自由，不平等、不能享樂，而需要解放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人人要求充分自由發揮，即人人要求放任創造。寧可因此與人競爭，與人鬭爭。卻不願有一絲一毫束縛。他們不獨以爲生產力可以因競爭而解放，得到最完善的發展。他們實覺得人之生活，即是要自由、平等、享樂。誰也想不到要有國

家來主持計畫經濟，來做種種經濟工作。當時的國家，農業社會的國家，對於經濟的發展，是最大的桎梏。當時人對於國家的態度，是國家不要干涉經濟事業，愈放任愈好。由於此種思想，此種改革，所演化出來的國家，對於經濟活動的態度，可以一字盡之，就是放。一切經濟放給人民自己去做。讓市場供需自己去調整。國家絕不干涉。所以 Eugene Staley 叫這種經濟型態為市場經濟 (Staley World Economy in Transition)。

事實上，即在十八、九世紀的英美，也未嘗實行過徹底的放任。放任競爭，原以為彼此以技術高低來競爭。但馬上就有人剋壓勞工，以低價勞工來競爭。因此英國政府，即在初期，已不能不有勞動立法，由國家干涉保障勞工之權利與待遇。放任競爭，原以為彼此單獨憑自己聰明才力競爭。但馬上就有人想法獨占壟斷，憑藉勢力來壓制競爭。因此美國政府，在起初即不能不有限制獨占的立法，以保障競爭機會的平等。這些國家的干涉，一天一天引到今日的英美，已經與十八、九世紀的放任理想相去很遠。

在兩種極端型態中間，另有一種中間型態。這種中間型態的差異性很大。因為從此極端到彼極端，中間原有很多差異。所以很不容易找一二個國家來代表。但有一點特性，很可提出。放任經濟其目的只在於放任。從放任而使生產力解放發展提高。但並不計較其發展之方向。計畫經濟則一面要使生產力發展解放，而一面又要使此發展之生產力，向着特定的目標集中着力。現在這種中間型態，則介於兩者之間。生產力已經發展，向着各方面放佚奔馳。於是國

家有一種目的，要彼此放佚之生產力，集中歸結於一個方向。他不同於放任經濟，因為他主要是規範生產力的方向，而不是放任。他又不同於計畫經濟，因為他主要只是規範人民的生產力，而不是國家自己來計畫來做。若要用一個字來表示此一型態之特徵，我們可用一管字。在這種經濟中，與在放任經濟中一樣，一切生產分配消費工作，主要由人民去做，國家自己不做。但國家又有一套計畫，一個目標，不合於此目標計畫的經濟活動，便指導人民，禁止人民不做。合於此目標計畫的經濟活動，便指導人民，甚至強迫人民去做。所有差異，便在指導、干涉、強制、禁阻的程度上。有些國家干涉得很少，如戰前的英美。有些國家干涉得很多，如戰時的德國。干涉很少，便很近於完全放任。干涉很多，便很近於完全計畫。說來只是程度的不同。從深藍到淡青到灰白到純白，畫一條線，其顏色可漸漸改變，分不出疆界。但如將青與白分開來一比，則兩種顏色顯然不同。所以，程度的不同，也表示出這種經濟型態性質的不同。

我們常聽說統制經濟。統制經濟一名詞，便充分表示出管的意思。近來 J. A. Schumpeter 教授，創造 Guided Capitalism 一名詞，來形容原來經濟放任國家，指導人民的經濟活動的特性。我覺得此名詞很適當。比之統制經濟之 Controlled 一字，更能表示出積極指示的意思。照此說，則這種經濟型態，又可以譯為指導經濟，以別於計畫經濟及放任經濟（見 Schumpeter "Capitalism in Postwar World" 收入 S. E. Harris: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 N.